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古今事文類聚後集卷十三 四

詳校官中書臣康綸鈞

侍讀臣孫球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王燕緒

校對官中書臣趙秉淵

謄録監生臣孫承基

古今事文類聚後集卷十二

宋　祝穆　撰

人倫部

婚姻

不娶同姓　卜相婚　閥閱婚　師友婚
姑姊婚　舅甥婚　既貴婚　有疾婚
腹婚　幼婚　晚婚　再娶
强婚　辭婚　餘見擇婿擇婦門

羣書要語　妻父曰婚婿父曰姻後漢順帝紀注　婚者昏時行禮故曰婚姻者婦人因夫故曰姻白虎通　婚有六禮納采將為

婚必先媒妁通其言然後使人納其采擇之禮用鴈為贄蓋取陰陽往來之義也問名問名卜其吉凶納吉卜於廟得吉兆復使往告婚姻之事納徵用玄纁不用鴈請期由夫家卜得吉日乃使人往告之親迎及納采問名請期並用鴈也儀禮男女非有行媒不相知名曲禮念二姓之好上以事宗廟下以繼後世也同上三十曰壯有室女二十而嫁婦人年十五許嫁笄而字之曲禮男女無媒不交無幣不相見以此防民民猶有自獻其身者坊記女贄不過榛栗棗脩以告虔也曲禮娶於異姓所以附遠厚別也婚禮不賀人之序也郊特牲娶妻不娶同姓

買妾不知其姓則卜之注男女同姓其生不蕃（坊記）取則為妻（曲禮）凡行事必用昏昕注遣使行玄纁吉禮必用昕時親迎乃用昏時（昏禮）婿執鴈而入揖讓升堂再拜奠鴈婿出御婦車而婿授綏御輪三周共牢而食合巹而酳（同上）父醮子曰往迎爾相承我宗事母施衿結帨勉之曰無違善事及門內施鞶申之以父母命（儀禮）媒氏掌萬民之判（判半也得相合而成夫婦）男女成人以上皆書年月以名焉令男三十而娶女二十而嫁凡判妻入子者皆書之（周禮）桃

夭婚姻以時也桃之夭夭灼灼其華之子于歸宜其室家注婦人謂嫁曰歸國風摽有梅男女及時也摽有梅其實七兮求我庶士迨其吉兮注喻始衰也同上士如歸妻迨冰未泮注正月中以前也匏葉宴爾新昏不我屑以谷風父母終思歸寧而不得泉水綢繆束薪三星在天注三星參也謂心星也心有尊卑夫婦父子之象又為二月之合宿故嫁娶者以為候焉昏而火星不見嫁娶之時也今我束薪於野乃見其在天則三月之末四月之中見

於東方故云得其時也（綢繆）析薪如之何匪斧弗克娶妻如之何匪媒不得（伐柯）丈夫生而願為之有室女子生而願為之有家（滕文）女子之嫁也母命之曰往之女家必敬必戒無違夫子（同上）線因針而入女因媒而成（淮南子）婚娶而論財夷虜之道也君子不入其鄉古者男女之族各擇德焉不以財為禮（文中子）非有葭莩之親（注葭裏之白者喻輕薄也）（漢書）姻不失親古人所重（南史王元規傳）詩句作嬪君子室（顏延年）結髮為夫妻恩義兩不疑（蘇武結

髪辭嚴親來為君子仇曹子建　結髪事君子衣袂未嘗分

梅聖俞　三日入厨裏洗手作羮湯未諳姑食性先遣小姑嘗王建新嫁婦詩　一來取高第官佐東宫畢迎婦丞相府誇映

秀士羣韓送陸暢歸江南　老婦願嫁女約不論資財韓寄崔立之　不

厭向平婚嫁早却嫌陶令去官遲王維

古今事實

氷上人

晉索紞字叔徹世為通儒明術數令狐策夢立氷上與

氷下人語紞曰氷上為陽氷下為陰陰陽事也士如歸妻迨氷未泮婚姻事也君在氷上與氷下人語媒介事也策曰老夫耄矣不為媒也會太守田豹因策為子求鄉人張公徵女仲春而成婚

月下老

常固少未娶旅次宋城遇異人倚囊坐向月檢書曰此幽冥之書固曰然則君何主曰天下之婚爾固曰囊中赤繩何用曰以繫夫婦之足雖仇家異域此繩一繫終

不可易君妻乃此店北賣菜陳嫗女也固逐之入菜市見嫗抱二歲女且陋老人指示固怒磨小刀付奴曰殺彼女當賜汝萬錢奴翌日刺於稠人中纔傷眉間後十四年固以父蔭參相州軍事刺史王泰妻以女年十六七容貌端麗而眉間常貼花鈿未甞暫去逼問之曰妾郡守之猶子也父卒於宋城任時方襁褓乳母鬻薪以供朝夕甞抱於市為賊所刺眉間之痕尚在故以花鈿傅之固感其言因盡述前事始知月下老非虛謬也後

宋城宰聞之名其店曰定婚店續幽怪録婚姻必以媒妁亦由前定故以二事先之

侍執巾櫛

晉太子圉為質扵秦將逃歸謂嬴氏曰與子歸乎對曰子晉太子而辱扵秦子之欲歸不亦宜乎寡君之使婢子侍執巾櫛以固子也從子而歸棄君命也不敢從亦不敢言圉遂逃歸僖二十二年

因婚報德

吳師入郢楚子取其妹季芈以出及昭王奔鄭楚大夫鍾建負季芈以從王將嫁季芈季芈辭曰所以為女子遠丈夫也鍾建負我矣以妻鍾建定四

五代和凝舉進士梁義成軍節度使賀瓌辟為從事瓌與唐莊宗戰於胡柳瓌敗脫身走獨凝隨之反顧見凝麾之使去凝曰丈夫當為知己死吾恨未得死所爾豈可去也已而一騎追瓌幾及凝叱之不止即引弓射殺之瓌由此得免瓌歸戒其諸子曰和生忠義之士也後必富貴爾其謹事

之因妻以女後官至太子太傅封魯國公

富人莫與

陳平少時家貧好讀書及長可娶婦富人莫與者貧者平亦愧之户牖富人張負有女孫五嫁夫輙死人莫敢娶平欲得之邑中有大喪平家貧侍喪以先往後罷為助負見之喪所獨視偉平平亦以故後去負隨平至其家家乃負郭窮巷以席為門然門外多長者車轍負歸謂其子仲曰吾以女孫與陳平仲曰平貧不事事一

縣中盡笑其所為奈何與之女負曰固有美如陳平而長貧者乎卒與女為平貧乃假貸幣以聘予酒肉之資以納婦負戒其孫曰毋以貧故事人不謹事兄伯如事乃父事嫂如事乃母平既娶張氏資用益饒游道益廣

棄妻别娶

後漢竇玄形貌絶異天子以公主妻之舊妻與玄書别曰棄妻斥女敬白竇生早賤鄙陋不如貴人妾日以遠彼日以親衣不厭新人不厭故悲不可忍怨不可去彼

獨何人而居我處

不棄糟糠見夫婦門

遣妻遭罵見出妻門

喜畢婚嫁

向長字子平男女婚嫁畢遂恣意遊五嶽及諸名山

謝靈運謂子向曰男娶女嫁畢勑斷家事勿復相關

練裳遣嫁

後漢逸民戴良有五女家貧每有求婚輙便許嫁練裳

布被竹笥木屐而遣之

賣犬遣嫁

吳隱之將嫁女謝石知其貧素遣女必當率薄乃令移厨帳助其經營使者至見婢牽犬賣之此外蕭然無辦

壻不愜意

謝奕女道韞初適王凝之還甚不樂奕曰王郎逸少子不惡汝何恨也答曰一門叔父則有阿大中郎羣從兄弟則有封胡羯末詳見兄弟門不意天壤之間乃有王郎

婚嫁相顧

諸葛恢大女適庾會會被蘇峻害其女改適江虨次女適羊楷子衡娶鄧攸女於是謝尚書求婚少女乃云羊鄧是平婚江家我顧伊庾家伊顧我世說

箕帚訓女

庾兖孤兄女曰芳將嫁兖乃刈荆苕為箕帚以訓誨之

以色為主見喪妻門

烏羊為禮

宋孔淳之性高尚居會稽與徵士王敬弘為人外之交敬弘以女適淳之子以烏羊繫所乘車轅提壺為禮至則盡歡共飲迨暮而歸或恠其放荅曰此亦農夫田父之禮也

種玉得婦

楊雍伯嘗設漿給行旅一日有一人就飲訖懷中取石子一升與之曰種此生美玉并得好婦如言種之有徐氏女極美求之徐公曰得白玉一雙即可乃於所種得

雙璧遂娶之

三十未婚

顔延年好讀書無所不覽行年三十猶未婚

射孔雀目

唐高祖竇皇后父毅嘗謂妻曰此女有奇相何可妄與人因畫二孔雀於屏間請婚者射二矢陰約中目則得之射者閲數十皆不合高祖最後射各中一目遂歸之

牽絲得女

郭元振少美宰相張嘉貞欲納為婿元振曰知公有五女未知孰醜張曰五女各有姿色即不知誰是匹偶使五女各持一線幔前使子取便牽之元振欣然從命遂牽一紅絲得第三女果有姿色

掐客不至

宋璟為相王毛仲嫁女奏𤣥宗曰臣萬事已備但未得客上曰知汝所不能致者宋璟也明日謂宰臣曰毛仲有婚事卿等宜悉詣第既而日中璟方至先執酒謝過

飲不盡危遽稱腹痛去

善謔成婚

柳子厚云亡妻楊氏令禮部郎中凝之女許嫁於我柔日既卜乃歸於柳氏恭惟先府君崇重友道於郎中最深髫稚好言始於善謔雖間在他國終無異辭凡十有三歲而二姓克合奉初言也墓誌

荒陬無婚

柳宗元貶永州司馬脩書言情曰荒陬中少士人女子

無與為婚世亦不肯與罷人親暱以是嗣續之重不絶如綫

女妻遊士

李白上裴長史書云乃仗劍去國辭親遠遊南窮蒼梧東涉溟海見鄉人相如大誇雲夢之事云楚有七澤遂来觀焉而許相公見招妻以孫女便憩跡於此至移三霜焉

聘用檳榔

唐南蠻歌羅其俗嫁娶納檳榔多至三百盤

禁以凶婚

五代劉岳唐明宗時太常卿帝見鄭餘慶所為書儀有起復冥昏之制嘆曰儒者所以隆孝弟而善風俗且無金革之事起復可乎婚吉禮也用於死者可乎乃詔岳增損其書

斥去羅幔

范文正公之子純仁娶婦將歸或傳婦以羅為帷幔者

公聞之不悦曰羅綺豈惟慢之物耶吾家素清儉安得亂吾家法敢持至吾家當火於庭遺事

謂不知禮以下係不娶同姓

陳司敗問昭公知禮乎孔子曰知禮曰君娶於吳為同姓謂之吳孟子君而知禮孰不知禮

女嫁同系

晉劉頌嫁女臨淮陳矯矯本劉氏子與頌近親出養於姑改姓陳氏中山劉友譏之頌曰舜後姚虞陳胡本同

根系而世皆為婚禮律不禁今與此同議為婚可也

占鳳其昌以下係卜相婚

懿氏卜妻陳敬仲其妻占之是謂鳳凰于飛和鳴鏘鏘有嬀之後將育于姜五世其昌並于正卿八世之後莫之與京左

相人無如

漢單父人呂公見高祖狀貌因敬重之曰臣少好相人無如季相顧季自愛臣有弱息願為箕帚妾

巫女相貴

黄霸少為陽夏游徼與善相人共載出見一婦人相者言此婦當富貴不然相書不可用也霸推問之乃其鄉里巫家女也霸即娶為妻

寧久貧賤

呂範少為縣吏有姿容邑人劉氏家富女美範求之其母欲勿與劉氏曰覩呂子衛寧久貧賤耶遂妻之吴志

遣人相婿

陳州刺史王當有女集州縣文武官令袁天綱擇壻天綱曰惟果毅姚某有貴子可嫁之終必得力當從其言時人笑之乃元崇也定命錄

後貴且壽

楊於陵登第調潤州句容縣尉浙西觀察使韓滉有知人之鑒謂其妻柳氏曰吾閲人多矣後貴且壽無如楊生者生子必位宰相以女妻之既而生嗣滉復撫其頂曰名位皆踰其父楊門之慶也竟如其言

女手相貴

王克正仕江南歸宋直舍人院及死無子惟一女十餘歲陳摶入弔出語人曰王氏女吾雖不見其面覩其捧香奉佛手相甚貴後數年陳晉公恕參知政事一日便坐太宗問曰卿娶誰氏有幾子晉公對曰臣無妻有二子太宗曰王克正江南舊族身後惟一女朕甚念之卿可作配晉公不敢辭遂納為室不數日封國夫人如陳之相也

假作美婿

祖龍圖無擇晚娶徐氏有姿色議親之時無擇為館職徐氏必欲相其人而無擇貌寢恐不得當也同舍馮當世京丰姿秀美乃諭媒妁俟馮出局揚鞭跳馬經過徐居曰此祖學士也徐竊窺喜甚成婚始悟其非竟以反目離婚曾慥詩話

販鬻松檟以下係閥閱

唐太宗以山東崔盧李鄭世家衰微已無冠盖猶負時

望婚姻之間猶多邀錢幣鬻販松檟人謂賣婚命高士廉刊正其姓氏

必求四姓

張說好求山東婚姻與張氏親者皆為甲門四姓鄭氏不離滎陽岡頭盧潭底李土門崔皆為顯族國史補

不附宰相

王義方䝉徵異之欲妻以夫人之姪辭不取俄而徵薨乃取之人問其故曰初不附宰相今感知己故也

妻以己子以下係師友

子謂公冶長可妻也雖在縲絏之中非其罪也以其子妻之

妻以兄子

子謂南容邦有道不廢邦無道免於刑戮以其兄之子妻之

博通經籍

後漢馬融有俊才初京兆摯恂以儒術教授隱於南山

不應徵聘名重關西融從其遊學博通經籍恂奇其才以女妻之

奇其清苦

後漢鮑宣妻桓氏字少君宣嘗就少君父學父奇其清苦以女妻之裝送甚厚宣不悅曰少君生富驕習美飾吾貧賤不敢當禮少君乃悉歸侍御服飾更著短布裳與宣共挽鹿車歸鄉里拜姑畢提甕出汲修行婦道宣官司隸校尉子永中興初為魯郡守永子昱從容問少

君曰太夫人寧復識挽鹿車不荅曰先姑有言存不忘亡安不忘危吾安敢忘乎

覔一快婿

後魏劉延明年十四就博士郭瑀學弟子五百餘人瑀有女選婿惟有心於延明别設一席曰吾有一女欲覔一快婿誰坐此者吾當妻焉延明奮衣坐曰延明其人也瑀遂以女妻之

序婦翁文

李漢少事韓愈愈知最厚愈以女妻之嘗編昌黎文仍為之序

性似我家 以下係姑姨舅甥

李膺之姑為鍾皓兄之妻生子瑾好學慕古與膺同年俱有令名膺祖太尉修嘗言瑾似我家性以膺妹妻之

下玉鏡臺

温嶠姑有女屬嶠覓婿嶠自有婚意答曰佳婿難得但得如嶠如何姑曰何敢希汝比也後日嶠報姑云已得

壻矣門地材品俱不減嶠因下玉鏡臺一枚爲聘姑大喜及交婚禮畢姑女披紗扇撫掌大笑曰我固疑是老奴果如所卜

潘楊世親

楊經字仲武潘岳作誄文云藉三葉世親之恩而子之姑余之伉儷焉潘楊之睦有自來矣

以姨繼室

韓須如齊逆女齊陳無宇送女致少姜少姜有寵於晉

侯晉侯謂之少室少姜卒齊侯使晏嬰請繼室於晉曰寡君不腆先君之適以備内宫焜燿先人之望則又無禄早世隕命寡人失望君誼不忘先君之好惠顧齊國辱收寡人徼福於太公丁公二人齊先君照臨敝邑鎮撫其社稷則猶有先君之適及遺姑姊妹若而人君若不棄敝邑而辱使董振擇之以備嬪嬙寡人之望也韓宣子使叔向對曰寡君之願也寡君不能獨任其社稷之事未有伉儷在衰絰之中是以未敢請君有辱命惠莫大

焉若惠顧敝邑撫有晉國賜之內主豈惟寡君舉羣臣實受其貺其自唐叔以下實嘉之遂成婚昭二

擇娶九姨

龍圖劉公曄未第前娶尚書晁之長女早亡而趙氏猶有二妹皆未適人既而劉氏登科晁捐館夫人復欲妻之使媒妁通意劉曰若在武有之德則不敢為姻如言禹別之州則庶可從命蓋劉公不欲七姨為匹意欲九姨議親故也夫人諾曰諺云薄餅從上揭劉郎纔及第

豈得便揀點人家女劉曰非敢有擇但七姨骨相寒薄遂娶九姨後生七子几忱皆至大官七姨後適闒生竟不第落泊寒餒暮年劉氏養之終身青箱雜記

再娶小姨

歐陽公修與王宣徽拱宸同為薛簡肅公子婿歐陽先娶長女王娶其次後歐陽再娶其妹故當時有舊女婿為新女婿大姨夫作小姨夫之戲係詩話附見於此

欲娶母黨

叔向欲娶申公巫臣氏其母欲娶其黨叔向曰吾母多而庶鮮吾懲舅氏矣

戲呼王郎

王仙客劉振之甥也振有女曰無雙小仙客數歲皆幼稚戲弄相狎振妻嘗呼仙客為王郎子

母黨為重

老蘇女幼而好學慷慨能文適其母兄程濬之子之才詩曰汝母之兄汝伯舅求以厥子来結姻鄉人嫁娶重

毋黨雖我不肯將安云

婚姻一部其目頗多若詩話摘出於古今文集之後恐難檢尋故附見逐門庶便檢閲此變例也後皆倣此

娶後及第以下係既貴而娶

唐相白敏中始娶巳朱紫矣嘗戲其妻曰接脚夫人

衣筠娶蕭安女吉定未幾擢進士第羅隱以詩贈之曰細看月輪還有意定知丹桂近嫦娥

未第不娶

富文忠公嘗謂邵伯温曰吾年二十八登第方娶當先公先夫人時未第决不許娶

未第而娶

王沂公曽初就殿試時固已有盛名李文靖公流為相適求婿語夫人曰吾得婿矣乃舉公姓名曰此人此科必第後亦當為公輔是時吕文穆家亦求姻於沂公公聞文靖之言曰李公知我遂從李氏及唱名果第一

聘後登第

杜祁公少時客濟源有縣令者能相人厚遇之與縣之大姓相里氏議婚不成祁公亦别娶久之祁公妻死令曰相里女子當作國夫人矣相里兄弟二人前却祁公之議者兄也令召其弟曰秀才祁君人材足依也當以女弟妻之議遂定其兄尤之弟曰杜君令之重客令之意其可違兄悵然曰姑從之俾教諸兒讀書耳祁公未成婚赴試京師登第相里之兄厚資往見公曰婚已定

議其敢違但其既出仕頗憂門下無與教兒讀書者凡遺郄之相里之兄大慙而歸祁公既娶相里夫人至從官以兩郊禮奏異恩任相里之弟後官至員外郎

雖盲亦娶（以下係有疾而娶）

北史崔巨倫有姊明惠有才行因患眇一目内外親族莫有求者其家議欲下嫁之巨倫姑趙國李叔胤之妻聞而慚感曰吾兄盛德不幸早世肯令此女屈事卑族乃為其子翼納之時人嘆其義識　唐孫泰姨老以二

女為託且曰長女損一目汝可妻其次姨卒泰娶其長或詰之答曰彼有廢疾非泰何適

不許疾辭

華陰呂君舉進士聘里中女未行既中第婦家言曰吾女故無疾既聘而後盲敢辭呂君曰既聘而後盲君不為欺又何辭遂娶之後生五子皆中進士第其一丞相汲公是也

不背前約

劉廷式本田家隣舍翁有女約與爲婚契濶數年廷式登第歸鄉訪鄰翁而翁已死女因病雙盲家極困餓廷式使人申前好女家辭以疾且自知傭耕不敢姻士大夫廷式曰與翁有約豈可以翁死女疾而背之乎卒與成婚閨門極睦其妻相攜而後行凡生數子廷式嘗坐小譴監司欲逐之嘉其美行遂爲之濶畧後妻死哭之極哀東坡高其行爲文以美之夢溪記

指腹爲婚以下係腹婚

貫復與王校戰大破之復傷瘡甚光武大驚曰失吾名將聞其婦有孕生女耶我子娶之生男耶我女嫁之

死不失信

韋放字元直與吴郡張率皆有側室懷孕因指腹為婚其後各產男女未及長成而息亡及為北徐州刺史時有貴族請婚者放曰吾不失信於故友乃以息岐娶率女又以女適率子時稱放能篤舊南史

幼議竟娶以下係幼婚晚婚

周恭叔自太學早年登科幼議母黨之女登科後其女雙瞽竟娶焉愛過常人伊川曰某未三十時亦做不得此事伊氏言行錄

六歲見奇

傅咸宜陽人六歲隨母省繼外祖母嚴氏嚴氏曰此千里駒也以其妹之女妻之

老不相見

齊何點隱居不仕絶婚何尚之强爲娶任氏禮畢將親

迎點涕泣求執本心遂罷既老又娶魯國隱者孔嗣女雖婚亦不與之相見别宇以處之人莫諭其意孔融為詩嘲之曰惜哉何處士薄暮遭荒淫南史

耳順方娶

陳嶠字景山數舉不遂暮年獲一第鄉里以儒家女妻之時年近耳順矣合巹之夕嶠自作詩云彭祖尚年八百歳陳郎猶是小孩兒客皆絶倒南部新書

妻譏年老

盧彖有子弟暮年猶為校書郎晚娶崔氏崔有詞翰結褵之後微有嫌色盧因請賦詩以述懷為戲崔立成曰不怨檀郎年紀大不怨檀郎官職卑自恨妾身生更晚不見檀郎年少時南部新書

昏謬貽笑

處士陳䝯閩人有詩名五十方娶有慶之者曰處士新郎燕爾安乎答曰呵呵僕少處山谷莫預世事不知衣裾之下有此珍美嗣主徵之或問細君置之何所答曰

暫寄師叔寺中或曰婦人年少為德不一何不防閑答曰鎖之矣或曰其如水火何曰鑰匙已付之矣聞者絶倒江南野史

嘲老娶小年見盍門

妻亡再娶以下係再娶

衛玠妻父樂廣有重名議者謂婦翁氷清女婿玉潤以天下大亂移家而行至江夏玠妻先亡征南將軍山簡見之甚相欽重簡曰昔戴叔鸞嫁女惟賢是與不問貴

賤況衛氏權貴門戶令望之人乎於是以女妻焉

戲老再娶

劉原父再婚歐公以詩戲之云仙家千載一何長浮世空驚日月忙洞裏桃花莫相笑劉郎今是老劉郎西清詩話

生子再嫁以下係再嫁

聲伯之母不聘穆姜曰吾不以妾為姒生聲伯而出之嫁於齊管於奚生二子而寡以歸聲伯聲伯以其外弟為大夫而嫁其外妹於施孝叔郤犨來聘求婦於聲伯

奪施氏婦以與之婦人曰鳥獸猶不失儷子將若何曰吾不能死亡婦人遂行生二子於郤氏郤氏亡歸二子於施施逆諸河沉其二子婦人怒曰己不能庇其伉儷而亡之又不能字人之孤而殺之將何以終遂誓施氏

成十一年

再嫁被誑

諸葛恢女嫁庾亮子會為婦既寡不復出嫁女性完強無有登車理恢既許江虨婚乃移家近之後誑女曰宜

徙於是家人一時去獨留女在後比其覺不復得出矣江暮来女哭罵彌甚積日漸歇江暝而入宿但在對床上後觀其意轉江乃詐魘良久不寤聲氣轉急女乃呼婢云喚江郎覺江於是躍来就之曰我自是天下之男子卿何事而乃見喚耶既爾相關不得不與人語女默然自慚情好遂篤恢女既改適與亮書及之亮答曰賢女尚少故其宜也感念亡兒若在初沒世說

正坐莫犯

荀粲奐之女為陰瑜妻而瑜早亡奐逼嫁與太原郭奕采入郭室暮乃去帷帳建四燈按劍正坐郭不敢近

續弦膠借用

漢武帝時西海有獻膠五兩者武帝射於甘泉宮忽弓弦斷西使乞以所進膠續之弦兩頭遂相着曰可以射終日不斷帝大悅因名續弦膠博物志

強委禽見係婿門以下係強婚

何愛一女

孫破虜吳夫人早失父母與弟景居破虜聞其才貌欲娶之吳氏親戚將拒焉夫人曰何愛一女以取禍乎

妻宦官女

中官常侍唐衡欲以女妻汝南傅公明傅不娶轉以妻荀彧彧父緄慕衡勢誡彧娶之爲論者所譏臣松之云時閹豎用事四海屏氣尢懼唐衡威權莫二順則六親俱安違則大禍立至斯以存易亡之由昔蔣詡娶於王氏無損清高之操緄之此婚庸何傷乎典畧

齊大非耦 以下係辭婚

鄭公子忽有功於齊齊侯請妻之忽辭人問其故忽曰人各有耦齊大非吾耦也今乗齊之急而受室以歸是以師婚也

以妻讓兄

蒼梧遶娶妻而美讓與其兄讓則讓矣非禮之讓也 家語

辭以與弟

澈無存之父將室之辭以與其弟曰此役也不死反必

娶於高國注言欲立功娶鄉相之女也

畏盛固辭

漢雋不疑字曼倩為京兆尹大將軍欲以女妻之不疑畏其盛大固辭

以遠悔婚

王褒㣲初與管彥為友約男女婚姻彥後葬父於洛陽褒遂别嫁其女謂彥弟馥曰昔嫁姊妹皆遠吉凶斷絶今賢兄葬父洛陽則京邑豈吾結好之意哉馥曰嫂齊

人也當還褒曰豈有葬父洛陽而隨妻還齊如此去就何婚之有

在塗追還

魏袁術字公路爲子索呂布女後布怨術女已在塗追還絶婚

一語謝絶

謝尚書裒求婚諸葛恢小女恢曰我不能與謝裒兒婚

女不妻兵

王述字懷祖子坦之爲桓温長史温欲爲子求婚於坦之及還省父而述愛坦之雖長大猶抱置膝上坦之因言温意述大怒遽排下曰汝竟癡耶詎可畏述而以女妻兵耶

因隙絶婚

王珣兄弟皆謝氏婿以猜嫌致隙太傅遂與珣兄弟絶婚

過在離婚

王獻之疾家人為上章道家法應首過問其有何得失答曰不覺餘事惟憶與郗家離婚蓋獻之前妻郗曇女也

一語敗盟

白敏中為相嘗欲以進士侯温為子壻且有日矣夫人盧氏曰身為宰相願為我壻者多矣已既姓白又以侯氏子為壻必為人呼作白猴敏中乃止

古今文集

雜著

舅姑虐婦

世有癡人不識仁義不知富貴並由天命為子娶婦恨其奩資不足倚作舅姑之大蛇虺其性惡口加誣不識忌諱罵辱婦之父母却教成婦不孝已身不顧他恨但憐己之子女不顧其婦如此之人陰紀其過鬼奪其算不得與為鄰何況結交乎避之哉避之哉顏氏家訓

百子帳

唐人婚禮多用百子帳特貴其名與婚為宜而其制度則非有子孫衆多之義盖其制本戎虜時穹廬拂廬之具禮之微者也捲柳為圏以相連鎖可張可闔為其圏之多也故以百子總之亦非真有百圏也朱語錄

坐鞍不經

劉岳書儀婚禮有女坐壻之馬鞍大為可笑今之士族當婚之夕以兩椅相背置一馬鞍反令壻坐其上飲以三爵女家遣人三請而後下乃成婚禮謂之上高坐乖

謬如此士大夫不知禮法而與閭閻鄙俚同其習見歸田錄宋初婚姻坐女於馬鞍之側此胡人尚乘鞍馬之義也蘇氏演義今娶婦家新人入門跨鞍馬此其始也酉陽雜俎

結髮無義

程正叔言婚姻結髮無義欲去之久矣言結髮為夫婦者只稱其少小也如言結髮事君結髮事匈奴只言初上頭時也豈謂合髻子耶子厚云絕非禮義便當去之

嫁娶不同

安定胡先生遺訓嫁女必須勝吾家娶婦必須不若吾家或問其故曰嫁勝吾家則女之事人必欽必戒婦不若吾家則事舅姑必執婦道

勿慕富貴

司馬温公曰凡議婚姻當先察其婿與婦之性行及家法何如勿苟慕其富貴婿苟賢矣今雖貧賤安知異日不富貴乎苟為不肖今雖富貴安知異日不貧賤乎婦者家之所由盛衰也苟慕一時之富貴而取之彼挾其

富貴鮮有不輕其夫而傲其舅姑者養成驕妬之性異日為患庸有極乎借使因婦財以致富依婦勢以取貴苟有丈夫之志氣者能無愧乎

不可論財

司馬温公曰文中子曰婚姻論財夷虜之道也夫婚姻者所以合二姓之好上以事宗廟下以繼後世也今世俗之貪鄙者將娶婦先問資裝之厚薄將嫁女先問聘財之多少至於立契約云某物若干某物若干以求售

女者亦有既嫁而後欺紿負約者是乃駔儈鬻奴賣婢之法豈得謂之士大夫婚姻哉其舅姑既被欺紿則殘虐其婦以攄其忿由是愛其女者務厚資裝以悅其舅姑殊不知彼貪鄙之人不可盈厭資裝既竭則安用汝女哉於是質其女以責貨於女氏貨有盡而責無窮故婚姻之家往往終為仇讎矣是以世俗生男則喜生女則慼至有不舉其女者用此故也然則議婚姻有及於財者皆勿與為婚姻可也

不可幼許

司馬溫公曰世俗好於襁褓童稚之時輕許為婚亦有指腹為婚者及其既長或不肖無頼或有惡疾或家貧凍餒或喪服相仍或從官遠方遂至弃信負約連獄致訟者多矣是以先祖太尉書曰吾之男女必俟既長然後議婚既通書不數月必成婚故終身無此悔乃子孫所當法也

古詩

古樂府

冉冉孤生竹結根太山阿與君為新婚兎絲附女蘿兎絲生有時夫婦會有宜千里遠結婚悠悠隔山陂思君令人老軒車来何遲傷彼蕙蘭花含英揚光輝過時而不采將隨秋草萎君亮執高節賤妾亦何為

議婚

天下無正聲悅耳即為娛人間無正色悅目即為姝聲色非相遠貧富則有殊貧為時所棄富為時所趨紅樓

富家女金縷繡羅襦見人不斂手嬌癡二八初母兄未開口已嫁不須臾綠窗貧家女寂寞二十餘荆釵不直錢衣上無珍珠幾聞人欲聘臨日又踟蹰主人會良媒置酒滿玉壺四坐且勿飲聽我歌兩途富家女易嫁嫁早輕其夫貧家女難嫁嫁晚孝於姑聞君欲娶婦娶婦意何如

朱陳村　　白居易

徐州古豐縣有村曰朱陳去縣百餘里桑麻青氛氳機

梭聲札札牛驢走紛紛女汲澗中水男採山上薪縣遠
官事少山深民俗淳有財不行商有丁不入軍家家守
村業頭白不出門生為陳村民死為陳村塵田中老與
幼相見何欣欣一村惟兩姓世世為婚姻親踈居有族
少長遊有羣黄雞與白酒歡會不隔旬生者不遠别嫁
娶先近鄰死者不遠葬墳墓多繞村即安生與死不苦
形與神所以多壽考往往見玄孫我生禮義鄉少小孤
且貧亂離失故鄉骨肉多散分江南與江北各有平生

親存者終日別逝者隔年聞悲火燒心曲愁霜侵鬢根

一生苦如此長羡陳村民

新婚別　　　　杜甫

兎絲附蓬麻引蔓故不長嫁女與征夫不如棄路旁結髮為妻子席不暖君床暮婚晨告別無乃太匆忙君行雖不遠守邊赴河陽妾身未分明何以拜姑嫜父母養我時日夜令我藏生女有所歸雞狗亦得將君今死生地沉痛迫中腸誓欲隨君往形勢反蒼黄勿為新婚念

努力事戎行婦人在軍中兵氣恐不揚自嗟貧家女久
製羅襦裳羅襦不復施對君洗紅粧仰視百鳥飛大小
必雙翔人事多乖迕與君永相望

長干行　李白

妾髮初覆額折花門前劇郎騎竹馬来遶牀弄青梅同
居長干里兩小無嫌猜十四為君婦羞顏未嘗開低頭
向暗壁千喚不一迴十五始展眉願同塵與灰常存抱
柱信豈上望夫臺十六君遠行瞿塘灧澦堆五月不可

髑髏鳴天上哀門前舊行迹一一生蒼苔苔深不可掃落葉秋風早八月蝴蝶黄雙飛西園草感此傷妾心坐愁紅顔老早晩下三巴預將書報家相迎不道遠直至長風沙

兄弟同夜成婚　鄭軌英華

棠棣開雙蕚夭桃照兩花分庭令佩響隔扇偶粧華迎風俱似雪映綺總如霞今宵二神女併在一仙家

題陳季常所蓄朱陳嫁娶圖

蘇子瞻

何年顧陸丹青手畫作朱陳嫁娶圖聞道一村惟兩姓
不將門户嫁崔盧

又

我是朱陳舊使君勸農曾入杏花村而今風物那堪畫
縣吏催錢夜打門

詩話

蹇修為媒

郭景純遊仙詩靈妃顧我笑粲然啓玉齒蹇脩時不存要之將誰使按離騷云求宓妃之所在令蹇脩而為理注蹇脩古賢媒

紅葉題詩

唐僖宗時有于祐晩步禁衢流一紅葉上有二句云殷勤謝紅葉好去到人間祐復題云曽聞葉上題紅怨葉上題詩寄阿誰祐後娶一宮人韓氏於祐篋中見一紅葉驚曰此吾所作吾水中亦得紅葉即祐所題詩於是

相對感泣曰事豈偶然莫非前定也青瑣高議

桐葉題詩

蜀尚書侯繼圖本儒士一日秋風四起樓上倚闌有大桐葉飛墜上有詩云拭翠斂雙蛾為鬱心中事桐葉下庭除書我相思字侯貯小帖凡五六年方卜任氏為婚嘗諷此事任曰此是妾書桐葉之詩爭得在君處侯以今書校之葉上無異玉溪詩話

戰袍中得詩

戰袍中得鎖 並見宮殿門

繫臂事始

杜牧之詩云絳燭猶籠繫臂紗後學不解常見服式變古録云始於晉武帝選士庶女子有姿色者以緋綵繫其臂大將軍胡奮女泣叫不伏繫臂左右掩其口令定親之家亦有云繫臂者續古事也 侯鯖録

作催粧詩

唐雲安公主下嫁詔陸暢作催粧五言曰雲安公主貴

出嫁五侯家天母親調粉日兒憐賜花催鋪百子帳待障七香車借問粧成未東方欲曉霞内人因其吴音捷才以詩嘲之云十二層樓倚翠空鳳鸞相對立梧桐雙成走報監門衛莫遣吴歈入漢宫或曰宋若蘭姊妹作陸翽日粉面仙郎選正朝偶逢秦女作吹簫須教翡翠聞王母不奈烏鳶噪鵲橋六宫大咍

兩女乘龍

楚國先賢傳孫儁字文英與李元禮俱娶太尉桓玄之

女人謂桓叔元兩女乘龍言得壻如龍也杜子美云門闌多喜色女壻近乘龍宋景文公云承家男得鳳擇壻女乘龍皆謂此也

不娶其女

高越燕人舉進士文價藹然鄂帥李簡賢之將妻以女越切諭其意賦鷂子詩一絶書於壁不告而去詩云雪爪星眸衆所歸摩天專待振毛衣虞人莫謾張羅網未肯平原淺草飛

因詩求婚

白藕作花風已秋不堪殘睡更回頭晚雲帶雨歸飛急去作西窻一夜愁此趙德麟細君王氏所作也德麟既鰥居因見此篇遂與之為親余以為此二十八字媒也 漁隱

古今事文類聚後集卷十三

古今事文類聚後集卷十四

宋　祝穆　撰

人倫部

擇壻

擇婦　不暇擇　不必擇　附

羣書要語　求我庶士迨其吉兮（摽梅）可為求佳對（晉元紀）擇對不嫁（孟光傳）男女之族各擇德焉（文中子）擇婦窈窕淑女君子好逑（關雎）采葑采菲無以下體（谷風）嘉

耦曰妃桓二教以婦德婦言婦容婦功昏義

不暇擇婦娶妻非為養也而有時乎為養注娶妻本為繼嗣而有親執釜竈不擇妻而取者孟子女不必貴種要之貞好孔叢子芝草無根醴泉無源圖書

古今事實

求先聖裔

叔梁紇求婚於顏氏顏氏有三女其小曰徵在顏父問三女曰陬大夫雖父祖為士然其先聖王之裔今其人

長十尺武力絶倫吾甚貪之雖年長性嚴不足為疑三子孰能為之二女莫對徵在進曰從父所制將何問焉父曰即爾能矣遂以妻之徵在既廟見以夫之年大懼不時有男而私禱尼丘之山以祈焉生孔子故名丘字仲尼家語

兒有奇表

後漢陶謙年十四猶綴帛為幡乗竹馬而戲故蒼梧太守同縣甘公見謙容貌異之許妻以女其夫人怒曰陶

家兒遨戲無度如何以女許之甘公曰彼有竒表長必大成遂與之

坦腹東牀

郗鑒使門生求女婿於王導導令就東牀徧觀子弟門生歸謂鑒曰王氏諸少並佳然聞信至咸自矜惟一人在東牀坦腹獨若不聞鑒曰此正佳婿及訪之乃羲之也遂以女妻之

莫近禁臠

晉元帝為晉陵公主求婿謂王珣曰子婿但似劉真長王子敬便足如王處仲桓元子誠可纔小富貴便與人家事珣對曰謝琨雖不及真長子敬帝曰如此便足未幾帝崩袁崧欲以女妻謝琨珣曰卿莫近禁臠初元帝即位建業公私窘罄每得一㹠以為珍美項上一臠尤美輒以薦帝羣下未敢食也於時呼禁臠故珣因以為戲後琨尚主襲父爵

覓一快婿 見師友門

帝嘆佳婿

獨孤郁最爲權德輿所稱以女妻之德輿輔政以嫌去内職憲宗嘆曰德輿乃君佳壻

不與凡子

唐處士侯高將嫁其女曰吾一女憐之必嫁官人不與凡子王適瓌奇負氣謂媒嫗曰吾明經及第即官人嫗諾公曰若官人即取文書来適計窮吐實嫗曰無苦我袛得一卷書粗若告身者我袖以往公未必取視遣如

其言公望見文書銜袖果信不疑曰足矣遂以女適王氏韓文公

擇婿無如

楊於陵釋褐為句容主簿時韓滉性剛嚴少接遇且慎與可及於陵以屬吏謁謝滉甚奇之謂其妻柳氏曰夫人常擇佳婿吾閲人多矣無如楊主簿者柳從其言遂以女妻之楊累官户部尚書

踟躇擇配

段儀曰吾女志行不凡故且踟躇以擇良配

笑碧鸜雀

常誂有女擇所宜歸見裴寛不以苞苴污家於圃内瘞或人所餽之鹿歸語妻曰常求佳婿今得之矣明日帷其族使觀之時寛衣碧瘦而長既入族人皆笑呼為碧鸜雀

必求佳婿

杜祁公衍既貴有女其夫人鍾愛必求佳婿衍以文章

器業為天下第一無如蘇舜欽乃以女妻之

娶以擇婿

晏元獻判南京范希文以大理寺丞丁母憂權掌西監一日晏謂范曰吾一女及笄君為我擇婿范曰監中有二舉子富臯張為善皆可婿也晏曰然則孰優范曰富修謹張疎俊晏即取富臯為壻後改名即鄭公也為善後亦更名方平筆錄

擇於學舍

明道先生程顥十歲能為詩賦十二三羣居庠序中如老成人故戶部侍郎彭思永至學舍一見異之許妻以女

特取名士

孫明復先生退居泰山之陽枯槁憔悴鬚鬢皓白家貧不娶故相文定公李廸就見之歎曰先生年五十一室獨居誰事左右不幸風雨飲食生疾奈何吾弟之女甚賢可以奉先生箕帚先生固辭文定曰吾女不妻先生

不過一官人妻先生德高天下幸婿李氏榮貴莫大於此石介與其羣弟子進曰公卿不下士久矣今丞相不以先生貧賤而欲託以子是高先生行義也先生於是曰宰相女不以妻公侯貴族而固以嫁山谷衰老藜藿不充之人相國之賢古無有也予不可不成相國之賢名遂妻之其女亦甘淡薄事先生盡禮當時士大夫莫不賢之先生用富弼薦除國子監直講澠水燕譚

自擇子南以下係女自擇婿

鄭徐吾犯之妹美公孫楚聘之公孫黑又使强委禽焉犯請於二子使女自擇焉子晳盛服而入布幣而出子南戎服入左右射超乘而出女自房觀之曰子晳信美矣子南夫也遂適子南公孫楚也

食東息西

齊有一女二家求之其家語其女曰汝欲東家則左袒欲西家則右袒其女兩袒父母問其故對曰願東家食而西家息以東家富而醜西家貧而美也

幃中觀婿

王渾妻鍾氏琰女亦有才爲求賢夫有兵家子甚俊濟欲妻之令與羣小雜處琰自幃中觀之謂濟曰緋衣者非汝所拔乎此人才足拔萃然地寒壽促不足展其器用不可以婿其人數年果亡

戲有所慕

陽陳忠女名豐鄰人葛勃有美姿豐與村中數女共聚絡絲戲相謂曰若得婿如葛勃無所恨也異苑

紗窻自選

李林甫有女六人各有姿色門地之家求之不允林甫聽事壁間開一横窻飾以雜寶縵以絳紗使六女戲於窻下每貴族子弟入謁林甫即使女於窻中自選可意者事之

簡斥數婦以下係擇娟

梁鴻字伯鸞家貧不娶同縣孟氏有女狀肥醜而黑力舉石臼擇對不嫁至年三十父母問其故女曰欲得賢

如梁伯鸞者鴻聞而聘之女求作布衣麻屨織箧作緝績之具及嫁始以裝飾入門七日而鴻不答妻乃跪牀下請曰竊聞夫子高義簡斥數婦妾亦偃蹇數夫矣今而見擇敢不請罪鴻曰吾欲裘褐之人可與俱隱深山者爾乃衣綺縞傅粉墨豈鴻所願哉妻曰以觀子之志耳妾自有隱居之服乃更為椎髻著布衣操作而前鴻大喜曰此真梁鴻妻也名之曰德曜字孟光乃共入灞陵山中以耕織為業至吳依大家皐伯通居廡下為人

債舂每歸妻為具食不敢於鴻前仰視舉案齊眉伯通察而異之舍之於家

為娶長妻見形貌短小門

擇取醜婦

蜀黄承彦高爽開列為沔南名士謂諸葛孔明曰聞君擇婦家有醜女黄頭黑色才堪相配孔明許即載送之時人以為笑鄉諺曰莫作孔明擇婦正得阿彦醜女

見女求聘

王汝南少無婚自求郝普仲將之女普門至孤陋甚非其耦君見其女便求聘焉司空王昶以其痴會無婚處任其意便許之既婚果有令姿淑德高爽英邁生東海母儀冠族或問何以知之曰嘗見井上取水舉動容止不失常未嘗忤視以此知之世說

何必齊宋以下係不必擇

豈其娶妻必齊之姜豈其娶妻必宋之子衛門

不在貴族

虞龢與弟書曰長子容當為求婦其父如此誰肯嫁之遠求小姓足使生子天其福人不在貴族揚雄之才非出孔氏虞世家法反生癡子

不擇高門

賈詡嫁娶不擇高門

古今文集

雜著

擇婦難於擇壻

世人多謹於擇壻而忽於擇婦其實壻易見而婦難知所繫甚重豈可忽哉程氏遺書

詩話

女識大魁

李翺尚書牧江淮郡日進士盧儲投卷来謁李禮待之置文卷几案間赴公宇視事長女及笄見文卷尋繹數四謂小青衣曰此人必為狀頭李公聞之深異其語乃納為壻来年果狀頭及第纔過殿試即赴佳姻催粧詩

曰昔年曽去玉京遊第一仙人許狀頭今日已成秦晉會早教鸞鳳下粧樓至官舍迎内子入庭花開乃題詩曰芍藥斬新栽當庭數朶開東風與拘束留待細君来南部新書

翁壻 僚壻附

羣書要語妻之父為外舅妻之母為外姑爾雅青城山為五嶽之長故名丈人山今世俗呼人婦翁為令嶽妻之伯叔父為列嶽往往因此青城山記太山有老父失其姓名

今人稱人婦翁亦曰泰山不知何所據或者出此訛以傳訛耶神仙傳俗呼人之妻父為嶽丈以泰山有丈人峯丈人觀似亦有理而呼妻母為泰水此何義耶然晉樂廣乃衛玠妻父俗所謂嶽丈或當云樂丈耳本朝孫持正云陳後主曰婦父乃是翁比奈何不敬婦翁通鑑

女壻黃氏倩注倩女壻也東洛間謂壻為倩史記館甥注禮妻父曰外舅謂我為舅者吾謂之甥萬章少壻蘇秦傳家貧子壯則出贅賈誼策女夫乃是兒例陳後主云乃命長嗣為

君半子劉禹錫文

僚婿江東呼同門為僚壻爾雅瑣瑣姻婭注兩壻相謂曰婭大雅譚公維私注姊妹之夫曰私碩人又曰友壻漢書

古今事實

祭仲殺糾

祭仲專公使其壻雍糾殺之雍姬知之謂其母曰父與夫孰親母曰人盡夫也父一而已胡可比焉遂告祭仲曰雍氏舍其室而將享子於郊吾惑之以告祭仲殺雍

糾沈諸周氏之汪池也公載以出曰謀及婦人宜其死也左傳

不禮婦翁

陳涉既為王妻之父往依焉陳王以衆賔待之長揖不拜妻父怒不辭而去

詬撾婦翁

後漢明帝戲第五倫曰聞卿為吏撾婦翁不過從兄飯有諸對曰臣之三娶皆無妻父

氷清玉潤

樂廣字彦輔時人謂之氷鏡壻衛玠字叔寳時號玉人故時人謂曰婦翁氷清女壻玉潤

翁壻不協

謝安壻王國寳安惡其為人每抑而不用國寳乃譖安於道子使離間之於帝武紀

翁抑其壻

華廙有才妻父盧毓典選廙年三十五不得調

謂妻父癡

太原王述謝萬之妻父也爲揚州刺史萬嘗衣白綸巾乗平肩輿徑至廳事前謂曰人言君侯癡君侯信自癡述曰非無此論但晩合耳

就女索錢

王戎女適裴頠貸錢數萬久而未還女後歸寧戎色不悦女遽還直然後乃歡

爲妻父官

封德彝即楊素之壻素爲僕射嘗撫其座曰封郎必居

此座後果如其言南部新書

翁壻皆貴

郭子儀七壻皆貴顯朝廷

此翁可人

王適曰吾求媒氏久矣惟此翁可人意且聞其女賢不可以失韓墓誌

翁婿能詩

給事中姚合有詩名士多歸重李頻走千里丐其品題

大加獎拔以女妻之

壻為半子

唐帝御延喜門見回紇使者是時可汗上書恭甚言昔為兄弟今壻半子也陛下若患西戎子請以兵除之

壻不開翁書

潘炎方劉晏任權炎乃其壻雖書疏報荅未甞輙開時稱有古人節

以德報怨

李彥允薄其壻崔貟後崔救李姊死

　壻復得壻

宣歙鄭天休選王禹玉為壻其後為丞相禹玉選鄭達夫後亦為樞相

　叔隗季隗以下係倚壻

晉公子重耳奔狄狄人伐廧咎如獲其二女叔隗季隗納諸公子公子取季隗以叔隗妻趙衰傳二十二

　衰倿息倿

蔡哀侯取於陳息侯亦娶焉息嬀將歸過蔡蔡侯曰吾姨也止而見之弗賓息侯聞之怒使謂楚文王曰伐我吾求救於蔡而伐之楚子從之

彌子子路

孟子曰彌子之妻與子路之妻兄弟也彌子謂子路曰夫子主我衛卿可得也然子路在弟子中號為好勇而彌子瑕至以色悅人乃為友壻

為友壻辱

嚴璵侍宴上問所欲對曰家貧為友壻所辱願為會稽太守

兩女乘龍見婚姻詩話

大喬小喬

周瑜字公瑾為中護軍從孫策攻皖得喬公兩女皆國色策自納大喬瑜納小喬策從容戲瑜曰喬公二女雖流離得吾二人為壻亦足為歡

恥為吏屬

謝晦庾登之俱曹氏壻爲荊州刺史請登之爲長史登之意甚不愜到廳戕惟言即日恭惟初無感謝之言

兄弟同壻

崔休弟之子懋字長謙濟州刺史盧尚之欲以長女妻之休爲子陵求尚之次女曰家道多由婦人欲令姊妹爲妯娌尚之感其義於是同日成婚

友壻異黨

王懿恪歐陽文忠同爲薛簡肅公子壻後文忠爲參政

吏擬封懿恪僕射文忠曰僕射宰相官也拱宸非曾任宰相者改東宮官以至拜宣徽使終身不至執政蓋懿恪主李文靖文忠公主范文正其黨不同云

古今文集

雜著

翁婿俱賢

本朝公卿多有知人之明見於擇婿趙叅政(昌言)之婿為王文正(旦)王文正(旦)之壻為韓忠憲(琦)呂惠穆(公弼)之壻

為韓文定忠彥李侍郎虡己之婿為晏元獻殊晏元獻之婿為富文忠弼楊尚書察富文忠之壻為馮宣徽京陳康肅堯咨之婿為賈文元昌朝曾宣靖公亮此類甚多不可悉數而其後名位風節往往相似前代所不及也却掃編

古詩

送外舅郭大夫槩西川提刑

陳無己

丈人東南來復作西南去連年萬里別更覺貧賤苦王

事有程期親年多喜懼畏與妻子别已復迫曛暮何者最可憐兒生未知父后山以貧故妻子常寄食槩家

和王子立風雨敗書屋有感

蘇子瞻

婦翁不可撾王郎非嬌客十年為從學苦淡共陋厄燕雀喧鴻漸犬羊眤麟獲偶逢涇渭分昨夢春氷釋平生五車書纔吐二三策已作謗薫天金朱果何益君窮一窓下風雨更削迹詩工知學進詞苦見意迫俗情傲惰

甚頒舍不暖席南治從東来不同被嘲劇師儒難並世

日月過箭疾公今未有田把筆耕六籍

律詩

呈外舅孫莘老　黄魯直

九陌黄塵烏帽底五湖春水白鷗前扁舟不為鱸魚去

收取聲名四十年

詩話

婿為所薄

張延賞選壻無可意者其妻苗氏賢而知人時選進士韋皋許之皋性疎曠不拘細行延賞竊悔由是婢僕頗輕慢之惟苗氏待之益厚皋因辭東遊苗氏罄奩具以治行延賞幸其去以七馱物為贐皋行翌日悉還之惟留奩物及書冊而已後五年皋擁節旄會德宗幸奉天持節西川替延賞乃改姓名作韓翺人莫敢言至大田驛去府三十里人有報延賞曰替相公者韋皋也非韓翺苗氏曰若韋皋必韋郎也延賞曰天下姓名同者甚

衆彼韋生必塡溝壑豈能忝吾位乎次日果韋皐也延賞慚懼自西門潛遁皐入見苗禮奉過布衣之日求前輕慢者皆杖死之時泗濵聚圍因為詩曰宣父從周又入秦昔賢誰不困風塵當時甚媿張延賞不識韋皐是貴人唐宋遺史

得翁句法

謝師厚方為其女擇對見山谷詩曰吾得婿如是足矣庭堅往求之後庭堅之詩卒從謝公得句法故山谷有

詩曰自往見謝公諭詩得豪爽

夢為子壻

予為密州子立未嘗相識忽告同舍生曰吾夢為密州壻何也已而果以子由之子妻之故詩云彭城初識子照眼白而長異夢先成兆清言未得嘗空惟知禮意遂欲補詩亡咄咄真相逼諸生敢鴈行東坡哭王子立詩註

夫婦

羣書要語女正位乎内男正位乎外父父子子兄兄弟

弟夫夫婦婦而家道正矣〔家人〕無攸遂在中饋吉〔同上〕與脫輻夫妻反目不能正室也〔小畜〕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婦及其至也察乎天地〔中庸〕夫婦和家之肥也〔禮運〕一與之齊終身不改故夫死不嫁齊謂共牢而食〔郊特牲〕夫者婦之天〔喪服傳〕外言不入於梱內言不出於梱〔曲禮〕婦人從人者也幼從父兄嫁從夫夫死從子故婦人無爵從夫之爵坐以夫之齒〔郊特牲〕君子偕老〔詩〕牝雞無晨牝雞之晨惟家之索〔書〕未有伉儷注伉敵也儷偶也〔昭二〕子太叔曰不能

亢身焉能亢宗昭公夫婦有別滕文男女居室人之大倫也萬章

詩句使君自有婦莫學野鴛鴦桂藁砧今何在古樂府佳人應賦扊扅歌山谷

古今事實

相敬如賓

臼季使過冀見冀缺耨其妻饁之敬相待如賓與之歸言諸文公曰敬德之聚也能敬必有德德以治民君請

用之僖三十二

婦殺其夫

子產晨出聞婦人哭撫其御手而聽之有間使執而問焉則手殺其夫者御問何以知之曰凡人於其所親愛也始疾而憂臨死而懼已死而哀今夫已死不哀而懼是以知其姦也

道傍桑婦

晉文公出會欲伐衛公子鋤仰而笑公問何笑曰臣之

隣人有送其妻適私家者道見桑婦恱而與言然顧視其妻亦有招之者臣竊笑之公悟其言乃引師還未至而有伐其北鄙者矣列子

射雉妻笑見美女門

庸奴其夫

張耳亡命游外黄富人女甚美庸奴其夫去投父客父客素知張耳遂嫁之

生妻去帷

李陵答蘇武書父母終堂生妻去帷李陵謂武曰陵来時太夫人已不幸陵送去陵陽子卿婦年少聞已更嫁

肉遺細君 見壻門

為婦畫眉

張敞為京兆尹為婦畫眉長安中傳張京兆眉嫵有司奏敞上問之對曰臣聞閨房之内夫婦之私有過於畫眉者上愛其能弗責也

舉案齊眉 見擇婦門

不棄糟糠

宋弘爲太尉時帝妹河陽公主新寡帝與共論羣臣以微觀其意主曰宋弘威容羣臣莫及帝曰試圖之主坐於屏風后弘問曰貴易交富易妻人情乎弘曰貧賤之交不可忘糟糠之妻不下堂帝迴謂主曰事不諧矣

唐太宗嘗謂尉遲敬德曰朕欲以女妻卿何如敬德叩頭謝曰臣妻雖鄙陋相與共貧賤臣雖不學聞古人貧不易妻

車載故妻

朱買臣字翁子嘗賣薪樵行且誦書妻羞之求去其後買臣獨行歌道中故妻與夫家上墳見買臣饑寒呼飯食之及買臣為會稽太守入吴界見其故妻夫妻治道買臣駐車呼令後車載其夫妻到太守舍置園中給食居一月妻自經死

故妻復還

後漢黄昌會稽餘姚人為蜀郡太守初昌為州書佐其

婦歸寧遇賊被獲流轉入蜀為人妻其子犯事乃詣昌自訟疑母不類蜀人因問所由對曰妾本會稽餘姚戴次公女州佐黃昌妻妾嘗歸家為賊所掠遂至此昌驚曰何以識黃昌耶對曰昌左足心有黒子嘗自言當為二千石昌出足示之相持悲泣還為夫婦

齋禁囚妻

後漢周澤字稚卿為太常卧疾齋宫其妻哀澤老病闚問所苦澤大怒以為干犯齋禁收送詔獄

履摶妻面

蜀劉琰妻胡氏入賀太后太后特留胡氏經朋乃出胡氏有美色琰疑其與後主有私呼卒五百撾胡至以履搏面而後棄遣胡具以告琰坐下獄有司議曰卒非撻妻之人面非受履之地劉琰竟棄市自是大臣妻毋朝慶遂絶

勸妻忍貧

山濤初為布衣家貧謂其妻韓曰忍饑寒我後當作三

公但不知卿堪作夫人否耶及濤榮貴貞慎儉約雖爵及千乘而無嬙媵焉

妻請窺友

山公與嵇阮契合金蘭山妻韓氏覺公與二人異於常交謂公曰負羈之妻亦親觀狐偃意欲窺之可乎他日二人來妻勸公止之宿具酒食夜穿墉以視之達旦忘返公入曰二人何如妻曰君才殊不如正當以度量相友耳公曰伊妻亦嘗以我度為勝韓默然

婦慕參軍見嫂叔門

妻卿其夫見稱呼門

疾其婦貪

王衍字夷甫常疾其婦貪口未嘗言錢

夫惡新衣

桓車騎冲不好着新衣浴後婦故送新衣與車騎大怒催使持去婦更馳還傳語云衣不經新何由而故桓公大笑着之

妻自負薪

吳隱之為晉陵太守妻自負薪入為左衛將軍冬月無被嘗澣衣乃披絮勤苦同於士庶

不能刑妻

齊謝朓為王敬則壻曾告敬則其女常懷刃欲報朓朓不敢相見及當拜吏部讓𢪔尤甚尚書郎范鎮嘲曰卿大才無憖小選但恨不可刑于寡妻朓有愧色及臨誅歎曰天道其不可昧乎我雖不殺王公王公因我而死

反目復諧

孫秀降晉晉武帝厚寵之妻以姨妹蒯氏妻嘗妬乃罵秀為貉子秀大不平遂不復入蒯氏大自悔責請救於帝時大赦羣臣咸見既出帝獨留秀從容謂曰天下曠蕩夫人可從其例秀免冠謝遂為夫婦如初

織回文詩

晉竇滔妻蘇氏名蕙字若蘭滔苻堅時為秦州刺史被從流沙蕙思之織錦為回文旋圖詩以贈滔宛轉循環

以續之辭甚悽惋凡八百四十字

愛妻過篤

魏荀奉倩粲與婦至篤冬月婦病熱乃出庭中自取冷還以身熨之婦亡奉倩後少時亦卒

夫婦能飲

齊沈文季飲酒五斗妻王氏亦至三斗為吳興太守常對飲竟日而視事不廢

化為鴛鴦見鴛鴦門

奪賣餅妻

唐寧王獻宅左有賣餅者妻纖白明媚一見屬意因厚遺其夫取之寵愛踰等環歲嘗問之曰汝復憶餅師否默然不對王召餅師使見之其妻注視雙淚垂頰王乃歸之

防妻過甚

李益與李賀齊名然少有痴病而多猜忌防閑妻妾過為苛酷而有散灰扃戶之譚時謂妬癡

紀處訥妻武三思婦姊也縱使通三思由是為大府卿

縱妻通姦

義士還妻

唐劉震之女無雙幼時許其甥王仙客未成婚朱泚之亂震夫妻死無雙沒入掖庭仙客後二年入京遇舊蒼頭塞鴻又得無雙婢採蘋與居後為縣尉至長安驛忽有中使押内家三十人往元陵洒掃塞鴻烹茗於簾外夜深忽聞簾下語曰塞鴻郎健否明日去我後園中取

書送郎書後云嘗見敕使說富平縣古押衙有心人今能求之否後仙客尋古押衙結以寶玉半歲古押衙求茅山道士藥令採蘋假作中使賜無雙死三日後以親屬贖屍以與仙客救療得愈押衙自盡仙客與無雙偕老襄鄧間太平廣記

妻可畏三

中宗朝裴談崇奉釋氏妻悍妬談畏之甞云妻有可畏者三少之時視之如生菩薩安有人不畏生菩薩及男

女滿前視之如九子魔母安有人不畏九子魔母至五六十薄施粧粉或青或黒視之如鳩盤荼安有人不畏鳩盤荼本事詩

河魁在房

李戴仁性迂緩非禮勿動娶閻氏年甚少與之異室私約曰有興則見忽一夕聞扣戶聲小竪報云縣君欲見大監戴仁遽取百忌歴燈下看之大驚曰今夜河魁在房不宜行事傳語縣君謝到閻氏慭怒而去荆湖遺事

古今文集

雜著

論夫妻封號

婦人封號有夫為秦國公而妻為魏國夫人者亦有封兩國者秦檜封兩國范伯達笑之曰一妻而為兩國夫人是何義理故蔡京皆改隨其夫號如夫封建安郡則妻亦封建安郡夫人夫封秦國則妻亦封秦國夫人侯伯子男皆然看来隨其夫稱極是如淑人碩人宜人孺

人之類亦京所定各隨其夫官帶之後人謂淑人碩人非婦人所宜稱看来稱碩人亦無妨惟淑人則非所宜爾但只有一節未善有夫方封某郡伯而妻已先封為某國夫人者此則與京所改者相值齟齬不可行蓋其封贈格法如此當初合并格法也與整頓過則無病矣遂使人得以咎之謂其法自相違戾如此是亦京不子細乘勢粗改後人以其出於京也遂不問是非一切反之朱語錄

古詩

古樂府

青青河畔草鬱鬱園中柳盈盈樓上女皎皎當窻牖娥娥紅粉粧纖纖出素手昔為倡家女今為蕩子婦蕩子行不歸空牀難獨守

上山採蘼蕪下山逢故夫長跪問故夫新人復何如新人雖云好未若故人姝其色似相類手爪不相如新人從門入故人從閤去新人工織縑故人工織素織縑日

一匹織素五丈餘持縑將比素新人不如故

扊扅歌

百里奚爲秦相上作樂所賃澣婦自言知音呼之援琴撫弦而歌此因尋問之乃其妻云風俗通

百里奚五羊皮臨别時烹伏雌炊扊扅今富貴忘我爲

陌上桑

崔豹古今注曰陌上桑者出秦氏女邯鄲

人有女名羅敷邑人千乘王仁後為趙王家令羅敷出採桑於陌上王登臺見而恱之因飲酒欲奪焉敷乃彈箏作陌上之歌以自明焉
日出東南隅照我秦氏樓秦氏有好女自名為羅敷羅敷善蠶桑採桑城南隅青絲為籠繩桂枝為籠鈎觀者見羅敷下擔捋髭鬚少年見羅敷脫巾着帩頭耕者忘其耕鋤者忘其鋤使君從南來五馬立踟躇羅敷年幾

何二十尚未滿十五頗有餘使君謝羅敷寧可共載否羅敷亦致辭使君一何愚使君自有婦羅敷自有夫東方千餘騎夫婿居上頭何以識夫婿白馬從驪駒青絲繫馬尾黄金絡馬頭腰中湛盧劍可直千萬餘十五府小吏二十朝大夫三十侍中郎四十專城居為人潔白晳面上頗有鬚堂堂公相步冉冉府中趨坐中數千人皆言夫婿殊

贈内　　白居易

生為同室親死為同穴塵他人尚相勉而況我與君黔婁固窮士妻賢忘其貧冀缺一農夫妻敬儼如賔陶潛不營生翟氏自爨薪梁鴻不肯仕孟光甘布裙君雖不讀書此事耳亦聞至此千載後傳是何如人人生未死間不能忘其身所須者飲食不過飽與温蔬食足充饑何必膏粱珍繒絮足禦寒何必錦繡文君家有貽訓清白遺子孫我亦貧苦士與君新結婚庶得貧與素偕老同欣欣

太行路

白居易

太行之路能摧車若比君心是坦途巫峽之水能覆舟若比君心是安流君心好惡苦不常好生毛羽惡生瘡與君結髮未五載豈期牛女為參商古稱色衰相棄背當時美人猶怨悔何況如今鸞鏡中妾顏未改君心改為君薰衣裳君聞蘭麝不馨香為君盛容飾君看珠翠無顏色行路難難重陳人生莫作婦人身百年苦樂由他人行路難難於山險於水不獨人間夫與妻近代君

臣亦如此君不見左納言右納史朝承恩暮賜死行路難行路難不在水不在山祇在人情反覆間

律詩

別内赴徵　李白

出門妻子强牽衣問我西行幾日歸來時儻佩黄金印莫學蘇秦不下機

妻初授邑號告身　白居易

弘農舊縣受新封鈿軸金泥告一通我轉官階常自愧

君加邑號有何功花戕印去排窠濕錦褾裝来糶手紅倚得身名便慵墮日高猶睡綠窻中

詩話

作白頭吟

司馬相如將聘茂陵女子為妾卓文君作白頭吟以自絕日晚如山下雲皎若雲間月良人有兩意故與相訣別又云今日斗酒間明日溝水頭蹀躞向溝上溝水東西流又云淒淒重淒淒嫁娶不須啼願得一心人白頭

不相離相如感之乃止西京雜記

賣鏡復合見鏡門

代詩諷友

王稚川既得官都下有所盼未歸山谷戲代乃妻林夫人作欸乃歌二章與之云卧氷泣竹慰母饑天吳紫鳳補兒衣花上盈盈人不歸桑下纂纂實已垂臘雪在時聽馬嘶長安城中花片飛從師學道魚千里蓋世功名黍一炊日日倚門人不見看盡林烏反哺兒

妻詩餞行

真宗東封訪天下隱者得杞人楊璞能為詩召對自言不能上問臨行有人作詩送卿否璞曰獨臣妻有詩一首云更休落魄貪盃酒亦莫猖狂愛詠詩今日捉將官裏去這回斷送老頭皮上大笑放還山東坡云吾頃在湖州坐作詩追赴詔獄妻子送出門皆哭無以語之顧老妻曰獨不能如楊處士妻作詩送我乎老妻不覺大笑而止侯鯖錄

圖形寄夫

南楚材旅遊似無返舊之意其妻薛媛微知其意乃對鏡自圖其形并詩以寄之曰欲下丹青筆先拈寶鏡寒已驚顏索寞漸覺鬢凋殘淚眼描來易愁腸寫出難恐君渾忘却時展畫圖看楚材遂歸如初 雲溪友議

古今事文類聚後集卷十四